

书中自有黄金屋

——平湖近代三大藏书楼

■ 季小英

平湖，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耕读传家理念深入人心，诗书传承蔚然成风。本邑世家大族对藏书极为重视，从宋太祖后裔赵孟坚霭斋、元代张紘南村书堆、元沈南埜植学斋、明冯洪业耘庐、明沈懋孝学古堂、清陆恒奇晋斋、胡惠孚小重山馆、朱王林小万卷楼等藏书斋相继问世，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藏书家，并于晚清达到顶峰，冠于一郡。历代藏书屡遭战乱变故，但平湖藏书先贤仍竭尽心力保全典籍，特别是近代著名三大藏书楼：葛氏传朴堂、孙振麟雪映庐、陆惟鋈求是斋。先贤们不断搜集、收藏和整理地方文献，为保留与传播乡邦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源。

在这三大藏书楼中，清末民初的平湖葛氏传朴堂藏书被誉为“浙西之冠”，收藏空间包括两处：藏书之所传朴堂（及后建的守先阁）、藏画之所爱日吟庐。葛氏集祖孙三代之力致力于藏书，数量壮观、极富精品，特色鲜明，流传有序，泽被当今。

葛氏藏书是从葛金娘开始的，他豁达多智，性好读书，酷爱善本古籍及古今名人书画。光绪十二年（1886）殿试，他朝考一等，授刑部主事，旋改户部郎中。其长子葛嗣深以拔贡任小京官，继登朝列。父子俩皆酷好古籍及书画，同居京师时，购书达数万卷。其时正值甲午战后与庚子事变前夕，葛氏父子急流勇退，辞官返里，归舟所载，图书数万卷而已。葛金娘在青少年时期，曾从其父葛肇基辗转于杭、沪、闽等地，从商之余，热衷于搜集古籍善本及名家书画，他爱好广泛，经史子集、奇门遁术和风水相书，无不涉猎。他青年时在杭、沪、闽等处所得，加上晚年在京居官时所购，这两批书及书画，合计古籍逾十万卷，宋元以来名家书画计166轴，奠定了传朴堂集藏的基础。陈宝琛在《沔趣楼文存·葛君云威墓表》中写到葛嗣深：“家居购书无虑数万卷，遇孤本精校，辄自迻写。尝欲汇刻所藏书目，择尤异者为丛书未果。”“喜读宋五子书，旁及说文、天算、金石、碑版诸学，日记

所心得，积至数千巨帙。”光绪十六年，葛嗣深因父亲离世悲痛成疾，在其父丧后仅五个月便辞世，年仅29岁。传朴堂藏书发展和光大的重任便落到了其弟葛嗣澐肩上。

葛嗣澐继承其父兄遗志，为充实传朴堂藏书，下了很多功夫。他多次出游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以及陕西、江西等地。每到一处，他便遍访书市，每次必满载而归，日积月累，藏书充盈，致原先的书屋不敷使用。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于鸣珂里宅址内，建起了一座藏书楼，名“守先阁”，并请海盐张元济先生题额，两人既是亲家，又是藏书方面的同好。葛嗣澐好收集地方志，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传朴堂所藏古籍善本增至四十余万卷，其中宋代善本、孤本多达4000余种。此外，明刊本及抄、校、稿本，数量更多。传朴堂藏书最有特色的是乡邦文献，既精且多，其中有不少为罕见之本。所集全国各地历代方志多达3400余种，蔚为巨观，还集藏有清代历科科举试卷数千种，有朱卷、抄校本、稿本，明代的亦不少。张元济先生曾评价说：“传朴堂藏书之富，毁寝乎为浙西之冠。”

葛嗣澐对所藏珍本从不秘不示人，而乐于公之于学人。平湖陆惟鋈在编撰《平湖经籍志》时，亦大量使用葛氏传朴堂藏书。传朴堂藏书，虽常供人查阅、抄录，但恪守祖训，可以在其舍抄录，不可借回家去。当年陆维钊先生离家在外，每次归平湖，必到葛家一会。杭州大学教授胡士莹先生早年在任稚川中学国文教员期间，也曾大量阅读传朴堂藏书，为其日后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葛嗣澐在扩大收藏的同时，着手于藏书的整理。曾编有《平湖葛氏书目》《守先阁藏书目》，仅有写本，均未刊印。1931年，葛嗣澐邀请寓居苏州的平湖籍藏书家屈煊（1880—1963）为传朴堂藏书编目。葛嗣澐本人亦著述颇丰，著有《爱日吟庐书画续录》8卷、《别录》4卷、《水西吟舫诗钞》8卷、《传朴堂书目》20卷等。

传朴堂到了第三代主人，即葛金娘之孙手里，他们在继承家族藏书事业之外，主要

致力于明清名家刻印的集藏和印谱的编印。传朴堂藏印曾被篆刻界誉为“一时之最”，这与葛氏第三代葛昌楹、葛昌楹、葛昌粉等人的鼎力收藏是分不开的，尤其以葛嗣澐次子葛昌楹贡献最大。

葛昌楹、葛昌粉兄弟俩一生以“集藏金石，辑梓印谱”为情志，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不遗余力，积数十年精力，刻意征求，积数千册，并辑成印谱七种传于世。

传朴堂收藏的书画，上至宋元明历代，下至当代任伯年、吴昌硕等，共有名家手迹1000多幅，琳琅满目。在最初葛金娘收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散出的一批书画的基础上，葛嗣澐继续广征博收，藏品日渐丰富。宋元以下名家书画，由166轴扩增至376轴，陆廉夫、吴昌硕、张大千等民国名家作品尚未统计在内。其中所藏米芾山水卷、范宽《晚景图》及张灵《灵芝秀石图》等均为稀世珍品。另有一组陆廉夫的花鸟堂屏，共八幅，悬挂时可从屋梁挂至地面，据说该画家一生只画过两组这样的巨幅堂屏。传朴堂藏书画之处，初名“鸥舫”，后因得伊秉绶所书“爱日吟庐”隶书斋额横幅墨迹，爱其雄伟奇肆，因依样制成匾额，悬之室中，遂以为名。

1937年日寇入侵平湖，葛氏收藏大部分毁于战火，其中部分善本流入大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陈群利用职务之便和丰厚俸禄大肆搜掠藏书，1943年编写了《南京泽存书库图书目录》，其中一些善本古籍就标注为“传朴堂葛氏旧藏”。抗战胜利后这些图书为中央图书馆所收，现应在台湾。

葛氏藏品中另有少量为家人携出。20世纪50年代初，葛昌楹将一部分藏印陆续转让与无锡收藏家华笃安，华笃安后来将这批印章捐给了上海博物馆。1984年，葛氏后人葛维钧夫妇将数十件书画捐赠给平湖市博物馆，其中一件为清画家吴滔作水墨山水屏，乃《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的最后一件藏品。

葛氏传朴堂藏书楼在我国文化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起

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其私藏公用的无私奉献精神值得后人称道。

同一时期，平湖另有孙振麟藏书室“雪映庐”。

孙振麟（1903—1952），字秉之，浙江平湖人，藏书家，孙从诤十一世孙。自小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在邑就读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沪一家外资公司工作。晚上补习英语，闲暇时还经常习字绘画，喜爱文史，尤喜收藏乡邦文献。后来，寓沪经商，积书甚富。经其苦心搜集，至抗战前夕，所藏乡邦文献书籍多达八大橱，还有其他珍贵典籍。在收藏的同时，他还编撰了《当湖历代画人传》9卷、《补遗》1卷，收录南朝陈至清代书画家281人，另辑有《雪映庐丛书》、《孙氏家乘》6卷。

在他故世后，由其夫人顾氏分别赠送给上海、浙江、嘉兴等地图书馆，其中地方史志2000多种，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编有目录。捐赠给浙江图书馆10种，计147册。捐赠给上海图书馆4040册（经部50种，史部147种，碑帖印本4种，地方志34种，子部100种，集部401种，词曲类32种，丛书类15种），其中有1000余种明朝至民国刊本的平湖地方文献。2009年，孙振麟先生的女儿孙德芳、孙德庄又向平湖市博物馆捐赠了17件信札、书画作品中，内含两部古籍，分别是《当湖孙童子志传石刻》和《顾赞玉同志捐赠平湖图书清册》。

传朴堂和雪映庐丰富的乡邦文献藏书，为同样爱书藏书的陆惟鋈提供了可查可考的翔实资料，为他日后编纂《平湖经籍志》打下了基础。他的藏书楼名“求是斋”。

陆惟鋈（1888—1945）字清澄，一字清臣，清光绪年间诸生，入上海英语书院，三年结业。旋里，设馆塾授课，后承先志，赴杭州董里木业任职经商，辛勤筹划，大孚众望，领袖其间三十年。又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建木业公会，虽营货殖而不废学，于自沪返里，设塾授课之余，经常去葛氏守先阁，博览群书，尤重于乡邦文献，先哲遗著。在杭经营之暇，辄赴书市搜求，见有佳槧多钞，不惜重金

购回。于商贾之旅，兼游名胜古迹之踪，所到之处，必遍访书市馆舍，以征搜乡献臧志。北上故都，文物荟萃，截获最富，如所藏屠元勋《太和堂集》、屠应垓《兰晖堂集》、沈懋孝《长水文集》、刘廷元《宋名臣言行略》、《明名臣言行略》、王路《花史左编》，皆罕见古槧，均密宝以归，悉心搜求，积卷盈架。筑屋以藏，称“求是斋”。是继葛氏守先阁藏书巨擘后，当湖藏书又一名楼，而乡邦文献搜罗之富，称江南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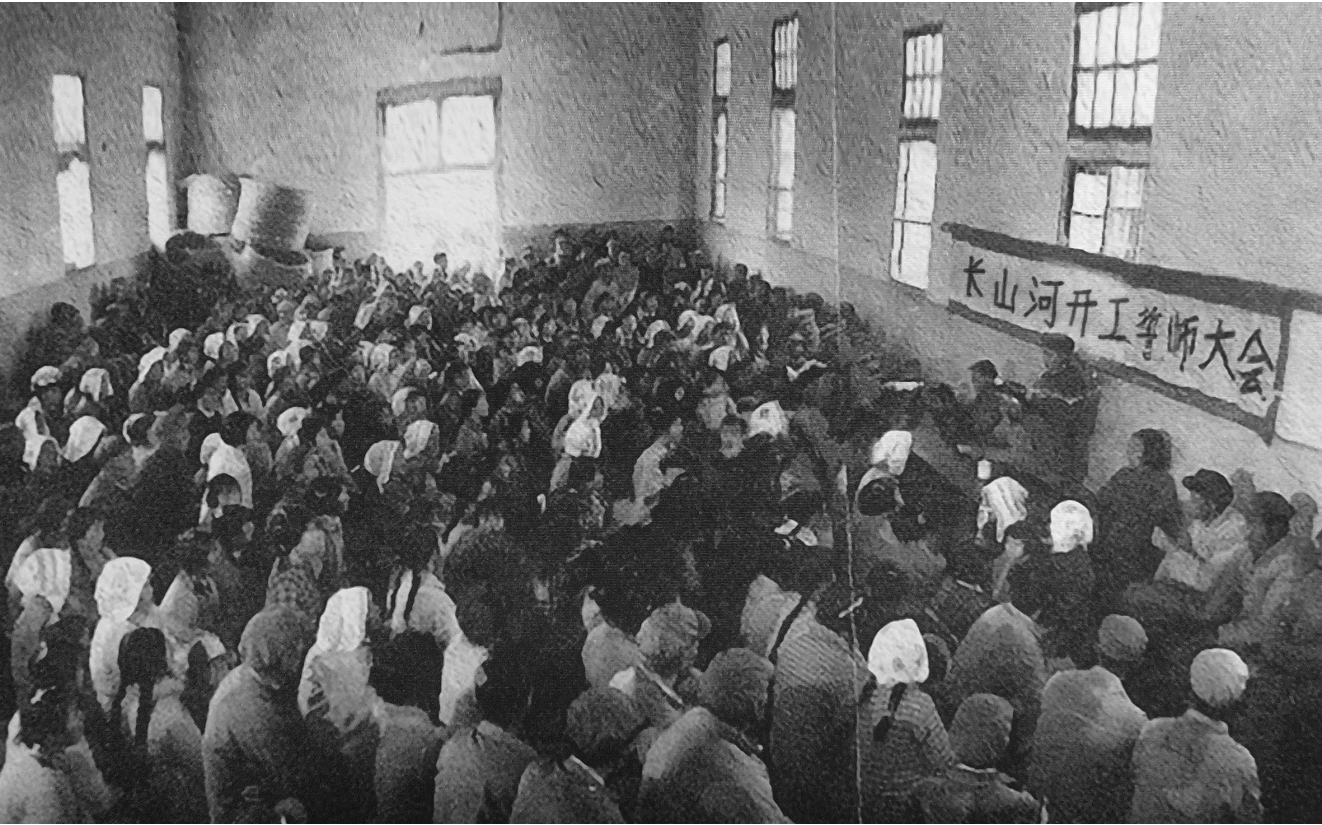
于抗战之前利用其自藏书及平湖葛氏守先阁、孙氏雪映庐等藏书，编纂《平湖经籍志》三十六卷，收集平湖境内自三国至民国时期的著作。也好书画收藏，其藏品现部分收藏于平湖市博物馆，其中以扇页数量尤多。

平湖市图书馆、博物馆现藏求是斋曾藏书。如：《周易》二十四卷，[宋]朱熹撰。明崇祯十三年（1640）周中度刻本。《庄子南华真经》十卷，[晋]郭象注。明末刻本。《秋锦山房集》十卷，[清]李良年撰，[清]李潮偕编。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杜韩诗句集韵》三卷，[清]汪文柏辑。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古香楼刻本。《鸳鸯梦》，[明]叶小纨撰。清初抄本。《甲申传信录》八卷，[清]钱士馨著。清写本。

平湖近代葛氏传朴堂、孙氏雪映庐、陆氏求是斋三大藏书楼，是“金平湖”耕读文脉最鲜活的载体。三代藏书先贤穷毕生之力，搜珍籍、聚典章、护乡献、传文脉，或世代赍续、积卷成海，或倾囊搜集、无私捐献，或博采众藏、著书立说，在战火动荡的近代岁月里坚守文脉火种。纵使古籍历经兵燹流转，藏书楼历经岁月浮沉，先贤爱书、藏书、传书的初心从未湮灭。那些历经沧桑留存下来的古籍珍本、乡邦文献，不仅是文化瑰宝，更是平湖崇文重教、薪火相传的精神印记。百年书香绵延不绝，先贤的坚守与奉献，让文脉生生不息，为平湖千年人文底蕴积淀下厚重底色，也为后世研读乡史、传承国学、赓续文明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财富。

父辈的长山河

■ 王玉林



长山河开工誓师大会

在平湖西南约40公里的海盐澉浦镇有一条人工开挖的河道，它贯穿海盐、海宁、桐乡三县(市)。东南起自长山闸出海口，向西北经澉浦、万春桥、杨汇桥、硤石，穿越沪杭铁路；经双山、屠甸、起龙桥、灵安、羔羊等乡镇与京杭大运河相接，这条河就是当年的父辈参与开挖的长山河。

不久前，凑巧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海盐新建了一个长山河时代印记馆，于是择一晴好的日子，笔者来到了位于海盐通元镇长山河村的长山河时代印记馆。

走进纪念馆，看到那一帧帧图片，一段段文字，还有那一个个微缩的实景造型，当年听父辈讲述的，开挖长山河的一幕幕场景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1978年11月15日，经水电部批准，被国家计委列为浙江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工程之一的杭嘉湖南排工程正式开工。来自平湖、嘉兴、海宁、海盐、嘉善、桐乡、德清七县的27万余名民工和近3万名后勤人员，在绵延41.29公里的工地上打响了长山河一期工程开挖之战。

工地上红旗猎猎，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天寒地冻的季节，当年长山河大队村民蔡来根，至今难忘那43个早出晚归奋战的日夜。那时，他家刚建的新房还来不及粉刷，就搬进来300多名民工借住。这么多民工就挤在10间房屋内，屋内床铺紧密相连，众人只能侧身休憩，或是背靠背、或是脸对脸挤卧，这样艰苦的住宿状态一直持续到长山河开挖工程竣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天后，长山河一期工程，即长山至桐乡县屠甸起龙桥的河道，开挖任务顺利完成。近30万人，仅凭双肩、扁担与簸箕，耗时43天，开挖土方1160万立方米，建成全长41.29公里的长山河，创造了动人的治水奇迹。

据相关资料记载，这30万民工仿军事建制，划成7个民工团，149个营，1805个连。按照笔者的理解，7个民工团就是平湖、嘉兴、海宁、海盐、嘉善、桐乡、德清7个县，149个营是各县下面的各个公社，而1805个连应该是公社下面的各个大队。从纪念馆现场资料看到，平湖承包土方123.48万立方。

对今人来说，长山河一期工程还带着前辈的大胆构想。当时工程存在两大攻坚难点，“洗马池”和海盐澉浦镇区地段需要提前开工。其中澉浦镇是平湖的任务地段，在纪念馆陈列的文件资料里清楚地写着：“秋季施工的平湖县，已在9月中旬组织一万六千民工成建制的进入工地开始施工了。”由此看来当年我们平湖县是

走在长山河开挖的最前列。由于是镇区，澉浦又是古城，从老城基上挖下去各种乱石、砖块影响了开挖进度，针对这一情况，参考部分生产队“干得快、完工早、先返程”的举措，平湖工程指挥部推出了“任务到人，责任到人”的方法，工效提高了40%。彼时，平湖工地推行的“大包干”模式引发多方争议，但后经专题研讨，时任地委委员、工程总指挥周芸辉对该举措予以认可，与会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就按照平湖的办法推进施工！”

据当年参与长山河开挖的原胜利公社高峰大队村民郭补根回忆，当时每人每天划包1.5立方。1立方泥土大约重1.6吨，这样每人每天至少需要挑2.4吨，如果按照每担挑100斤的话，那么一天需要挑48担。每一担泥土还要倒到200米开外的指定地点，这相当于每天至少走19公里，大约3.2万步。其中，一半又是负重前行，河道挖深后，形成了斜面的长坡，肩挑重担从河底爬到河岸非常吃力。郭补根说，当时他们先将泥土挖起来装到拖车里，每堆土方大致可装满3辆拖

车，依靠电犁牵引满载泥土的拖车往上拉，由于斜坡太长，要用两台电犁接力的方法才能把拖车拉到岸上。有一天，郭补根推着拖车往上爬，拖车快要牵引到电犁的时候，车把手不小心一横，手背擦在电犁马达的皮带上，转动的皮带当场擦破手背造成严重的骨折，在澉浦当地医院住院10天后回平湖继续治疗，至今手上还留有很深的疤痕。

另外，30万民工大军虽然是仿军事建制，但参加人员都是各县的农民。挖河是最苦最累的活，如果体力吃不消，就要换人，有时3至7天就要调换一批。

海盐通元公社一共调换了4批，开始以青壮年为主，后来没有青壮年轮换了，就男女老少齐上阵。我的岳母今年已经80多岁了，她就是当年开挖大军中的“娘子军”，而当时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笔者在塘桥村的档案室里，看到了一份当年《长山河工程平湖县指挥部胜利公社营部经费结算表》，里面共有4张表格。其中有各项经费结算总表、土方费结算表、民工棚、食堂棚搬迁费结算表，各连已领物资现欠结

表。从这些表格中可以看到，虽然上级对各个项目也给予了一定的经费补助，但由于当时国家困难，这些补助金额对于现在来说真是微乎其微，嘉兴人民对于长山河更多的还是奉献。

除了工地劳作的辛苦，旅途、住宿、伙食也是相当艰苦。据参与开挖长山河工程的原胜利公社高峰大队的几位村民回忆，去的时候坐的船是大队的抽水机船，船上装的都是铁搭、土筐、扁担等劳动工具以及被褥、草席等生活用品。到了澉浦镇上按开挖地段就近安排入住每家每户，条件好点的铺几块木板搭个简易床，而绝大部分都是铺稻草打地铺。吃饭以生产队为单位搭食堂，伙食以蔬菜为主，偶尔搭点荤腥。那时高峰大队的抽水机船每隔三四天就要装上萝卜、白菜、毛豆等去往澉浦给予补给。由于每户人家住的人多，以至于把东家水塘里的水都用见底了。

钱连观是平湖林埭原开丰大队书记，他和工友们在开挖长山河的时候，住在海盐澉浦的一户农户家中，喝水有个塘，施工

人员日常洗漱、洗衣、淘米，全部取用这口水塘的水。东家说这些水不够用了，大家就问能不能开口井，东家同意了。于是，钱连观和工友们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如今这口井已经成为长山河水利建设的一个佐证。井上还刻有几个字：“出海排涝工程平湖林埭开丰78年9月1日”。钱连观表示，当时也是为了留念，想着工友们一起走了，今后世世代代都知道这口井是谁开挖的。我们还没走的时候，他们都在用这口井，夸这口井开得蛮好的，而且我们石头摆得又大又多，所以当地的老百姓也很开心，因为以后也可以一直用。

一口水井见证了平湖人民与当地村民同甘共苦的精神，而当年在澉浦工地挖出的9枚宋代军民印更是体现了平湖人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平湖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辈屠屠荣老师知晓这段往事，特地补充道：当年平湖业余文保员在工地上坚守职责，才将挖出的武官之印及时上缴给上级文物部门。除了一线民工的日夜奋战，供销部门也为长山河开挖积极提供后勤保障。工地急需的毛竹、柴油、钢钎等物资，供销社及时拨送，还派出人员在现场开设小卖部为民工提供便利。各公社的广播站、文化站也派员负责工地广播线路的架设、高音喇叭安装以及宣传报道等，总之，城乡各界纷纷出力，全力支援长山河开挖工程建设。

长山闸作为长山河的配套工程，于1976年先期开工，它的功能就是在汛期将杭嘉湖平原汇入长山河的涝水通过开启闸门排入钱塘江。长山闸位于海盐县澉浦镇南2.5公里处长山西南山麓。1976年4月开工，1980年7月完工。全闸分设7孔，净宽56米，闸底高程为-1.0米，闸右侧设2米宽鱼道1座。大闸采用后涨自锚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双道闸门，以及顶柱式油压启闭等全新结构；闸墩、胸墙和排架柱，在全省水利史上首次应用液压滑升模板浇筑，工程既快又好。1980年7月，经过试运转后，当年开闸排涝61天，泄水5.8亿立方米。长山河开挖避免了洪涝带来的巨大影响，还可以为平原上地势较高的农田提供灌溉便利，极大地缓解了旱涝灾害，促进粮食增产，让百姓没了后顾之忧，让鱼米之乡更加富裕安宁。

走出长山河时代印记馆，驱车来到澉浦镇，站在澉浦大桥上，遥望东南，长山闸如铠甲战士严阵以待。一旦汛期到来，七孔闸门开启，汹涌的洪水一泻千里，那里面流淌着的是当年父辈的汗水。回首北望，长山河两岸一排排杉树高耸挺拔，那是我们父辈的脊梁。